

傲劍狂刀

中

「台灣」上官鼎



傲剑狂刀

[台湾] 上官鼎 著

(中)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龙种得道.....	(1)
第二章	江南十煞	(22)
第三章	顽皮发威	(44)
第四章	闯祸得福	(66)
第五章	小子胡闹	(87)
第六章	诛杀怪猿.....	(109)
第七章	步步杀机.....	(130)
第八章	针锋相对.....	(151)
第九章	天外有天.....	(173)
第十章	艳福不浅.....	(196)
第十一章	海上神助.....	(218)

中册

第十二章	重现中原.....	(241)
第十三章	技惊四座.....	(264)
第十四章	寻妹情痴.....	(285)
第十五章	胭脂宝马.....	(304)

第十六章	鸳鸯活宝·····	(323)
第十七章	笑里藏刀·····	(341)
第十八章	四童戏贼·····	(365)
第十九章	拜山应敌·····	(386)
第二十章	群魔乱舞·····	(407)
第二十一章	摧毁贼穴·····	(427)
第二十二章	魔女贪淫·····	(447)
第二十三章	江湖媚娘·····	(468)

下册

第二十四章	酒癡醉痴·····	(489)
第二十五章	捣蛋逞狂·····	(509)
第二十六章	佳人脱险·····	(528)
第二十七章	歌舞金陵·····	(547)
第二十八章	茅山一魅·····	(567)
第二十九章	多情公子·····	(586)
第三十章	无聊无赖·····	(605)
第三十一章	绝岛奇女·····	(625)
第三十二章	痴欲共享·····	(644)
第三十三章	利刃飞逝·····	(663)
第三十四章	世外桃源·····	(681)
第三十五章	黄金万两·····	(698)
第三十六章	合欢永乐岛·····	(715)

第十二章 重现中原

朱文奎见佩芝要他上前挡鲸，“噢”了一声，勇往直前，符佩芝也奋力划艇，随后追赶，一人一艇竟是衔尾疾驶。符佩兰的轻功最好，身形也逸出百多丈之外，纵使文奎用尽功力，也无法追得上，反而越拉越远，眨眼之间，小艇已进入鲸群的中心，四方八面都有高高的水柱，和浮动的鱼背，稍一不慎，就会舟覆人亡。

因为符佩兰的身形太快，所以她背后百多丈的水程成为无人地带，那些被她惊退的鲸群，虽然仍在自相残杀，但也挤回中心，这一来，形势又是变成了朱文奎单独和鲸群作战。佩芝因为要操纵小艇，不敢离开，一眼看到四五道白色的浪线，行向前来，急忙喊声：“鹏哥小心！”自己也就一松双桨，拿起宝剑站在船艏戒备着。

朱文奎听到后面一声喊，急忙往四面一望，一条飞速的剑鲨，已距离他不过是两丈，立刻往上一纵仍然用起“水中捞月”一招，想把这条剑鲨的骨剑削断，那知这条剑鲨来势太急，一冲早已过去，朱文奎的诛虹剑，仅在它那粗皮厚肉的背上划了一道，深约五六寸，长约二三尺的伤口。

但是，这条剑鲨身上一痛，上躯陡然往下一沉，鱼尾脱离了水面，横里一扫，朱文奎没想到鱼会打人。给它扫个正着。这条鱼尾本来就沉重几百斤，再加上急痛之下，力量何止万斤，朱文奎功力虽然好也禁不住被扫出十多丈外，“扑通！”一声，

浪花四溅，身体直往下沉。

符佩芝惊叫一声，飞纵过去，人还未到，朱文奎已经由水底冒了起来，一提气，又站上了海面。符佩芝忙问：“伤在哪里？”

朱文奎苦笑一下道：“擦破了皮，不要紧！”再也来不及说明原因，飞步一纵，扑往小艇。符佩芝一看，也大惊失色，一连几纵，已抢过了前头。本来这也不过是四五丈的距离，眨眼之间，就可以到，可是，她们快，有人比她们更快，一声清啸过处，一个白影在眼前一闪，那艘船底朝天的小艇，已被翻转了过来。就在这一瞬间，来人又把刘达吾提了起来，放上了小艇。

符佩芝百忙中看到一个人在海水中，载沉载浮，忙纵上前去，一把捞起。原来是邵文海，已喝了几口海水，人也晕了过去。符佩芝秀眉一皱，正考虑是否该把他抱上小艇，在这一踌躇之间，朱文奎已到达跟前，笑道：“让我来吧！”接过了邵文海，回到小艇之上。

符佩兰已知道这边出了险事，急忙飞步赶回，但因为距离过远，到来的时候，不但是刘、邵两人已经获救，就是在水面上的韦道全也游泳到达。符佩兰对来人叫声：“吴二叔！你老从哪里来的？”

康乐行人吴笑轩目不瞬地注视着海面，答道：“现在凶险未过，且慢说这些，你们先把人救活了再说。”

朱文奎已把邵文海平放在船上仰卧着，施用“推宫过穴”的方法，控出很多海水，邵文海也就悠悠醒转，刘达吾因为救援得快，而且他在商船上迎战海盗时，负伤不重，也就自然醒转。符佩兰忙取出两粒丹药，要他服下去，笑道：“这个错处，可是出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不忙着赶那尾大鱼，大家在一起还不

至于出这个大批漏哩！”又叹一口气道：“可惜仍然被它逃走了！”

康乐行人微笑道：“你的错处还不止这一点哩！”

佩兰惊道：“二叔这话怎讲？我还有什么错处？”

康乐行人笑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一面说一面交换挥动他那宽广的袍袖，每一挥动，前面十来丈远近就有一个浪头往前打去，而小艇却慢慢地往后退出。

佩兰听康乐行人问她，不由得笑道：“这不是花彩列岛的中心海面？”

康乐行人诧异道：“你带那座小浑天仪来了没有？”

佩兰把腰部一扭看起来道：“带了呀！不然我怎知道是花彩列岛的海面？”

康乐行人笑道：“你这丫头还要犟嘴，连进了死地还不知道，大概是你那罗盘上的指南针出了毛病，快点检查一下吧！”

佩兰果然解开皮带，取出那小小的罗盘，罗盘的上方带有几个小环，佩兰把那些小环搬动了一下，往太阳瞄了一下，再搬动一下，又瞄了一下，反复几次之后，捏算了半晌，嘴里念着“经一百零九度四十一分，赤道南五度零三分……”声音越念越低，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沉吟了半晌，忽然惊叫起来道：“死海！”

各人随同她这一惊叫，俱各大惊。

康乐行人点点头道：“你知道是死海，可见浑天仪并没有毛病，可是，你朝着西北走才对，怎么反朝东南来了！”

佩兰脸儿一红，却想不出所以然来。

康乐行人想了一会道：“你刚才在什么地方用过浑天仪？”

佩兰道：“在往三佛齐的占城商船上！”康乐行人“哦”了一声

道：“那就是了！船上有很多铁器，你一时没有注意，所以把方向搞偏差了，加上你又不注意弯流的方向，要是施展轻功在水面上走，也不会错到这么远，可是你们是乘坐小船，很容易被弯流带走，看着是前进，事实上是后退，还好遇上了我，否则再前进五十里就不堪设想了！”说得佩兰不断地点头。

各人听了康乐行人这些话，都大吃一惊。朱文奎好奇地问：“二叔，为什么这一带叫做死海？”

康乐行人笑道：“死海就是不论什么东西进了这海就要死啦！”咳了一下又道：“从这里再向南去就是爪哇岛国，岛上火山喷出的毒气，恶毒异常，不论是人兽飞禽一近火山口，立即倒毙，而且这些生物死后，骨质则消失净尽，惟有皮毛脚爪都很完整。每到雨季，这些染有剧毒的尸体，被山洪冲刷流入海里，恰好和东部毒谷流出的毒水相混合，海里面的鱼鳖生物也都被这毒水杀死。不但是这样，甚至于是正中天的时候，把海水蒸发起一重浓雾，那浓雾也含有剧毒，生物走进浓雾里面，还是同样地被毒死……，用手朝着南方一指道：“你们看那边，是不是有一团浓雾？”

各人依着康乐行人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海天相接的地方，隐隐泛起一重金黄色的雾，知道所言非虚。佩兰笑道：“怪不得刚才我赶那群黑鱼，它们只肯往左右分开，死也不肯朝后退，原来它们也知道那后面是死海！”惹得各人忘了身在险地，笑了起来。

康乐行人莞尔道：“可见你还不如鱼呢！”

佩兰小嘴一噘道：“还要打趣人家！”忽然想了想，惊呼一声：“要糟！”

朱文奎惊道：“什么事？”

佩兰苦着脸道：“我害了占城那些商船了！因为浑天仪出了毛病，他们到不了三佛齐，可要往吕宋去了？”

康乐行人却神秘地微微一笑。

佩芝看那神情有异，恳道：“吴前辈，你不要吓人了，你一定是遇上那些商船，才赶来这里的！”

康乐行人笑骂道：“偏是你心眼尖，看出来了！”此话一出，各人都觉得很轻松，由康乐行人指指点点的方向，约莫经过一个多时辰，安然登上了永乐岛。

符夫人迎了康乐行人和韦道全等人进厅，分宾主坐下，笑道：“你们在什么地方遇上的？”

康乐行人代朱文奎回答了，符夫人望佩兰一眼道：“你们好大胆，像野猫一样乱跑乱闯，总会有一天把小命儿闯不见了！”望着他们一身狼狈，又好笑道：“还不赶快去换衣服！”

佩兰、佩芝都同时“噢”了一声，奔回房里。朱文奎也带着韦、刘、邵三人，到后面沐浴更衣去了。

第三天的清晨，朱文奎照例和佩兰、佩芝一同往符夫人那边请安。符夫人含笑对文奎道：“奎儿！你昔日的同门历遍海内外找你，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朱文奎没料到符夫人会有这样一问，不禁愕然。符夫人又笑道：“如果不回去看看，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再则，我当初曾经答应你，一年之后，准你回中原去，现在已经是满期了，当然要给你回去，但是兰儿芝儿却不方便跟你走……”朱文奎的嘴唇动了一动，正想说些什么，佩兰和佩芝的脸色也微微一变，心里暗暗叫苦。

符夫人正色道：“我也知道你们三口子是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但是，事实上不容许你们不暂时分开，拿你们三人来说，奎

儿的功力固然差得很远，兰儿也还未能窥上乘功夫的堂奥，必须加倍练习……”

佩兰已忍不住，喊一声“娘！”接着道：“我也不要练什么功了，要跟鹏哥往中原去！”

符夫人笑道：“人家说女儿长大了，就要生外心，真个不错，须知道我并不是硬要拆散你们，其实都是为了你们好，你要知道，你的家翁远走外国，不知流落何方，难道你们都不去寻找？在那茫茫的大海，人地生疏的异邦，谁也没有把握说不凶险，难道你愿意让你鹏哥单独去履险？要是你不练好了上乘的武功，贸然陪着奎儿前往外国，岂不是白饶上几条命？”朱文奎听到说他父亲——建文皇帝——不知流落何方，惹起满腔心事，早已涕泪纵横，不能自己。

佩兰见母亲晓以大义，也只好低头不语，想了一会道：“现在让鹏哥独自回中原，还不是照样履险？”

符夫人笑道：“险虽有而不大，凭奎儿这一身艺业，也能应付得来，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总可以跑得赢。”说得连朱文奎也破涕而笑。

这一夜，各人都知道别离在即，无不黯然。朱文奎与二女同室，更说不尽缠绵叮嘱，约订归期。

第二天清晨，各人收拾妥当，随着符夫人下那小艇，却见那小艇的前端，拴有三条亮晶晶的长绳，另一端在二里之外的海面上，却有一个从来未见过的小岛，那小岛被海浪的冲击，似乎有点摇动。

符夫人上船后笑道“昨夜我费了半夜的时间，才替你们找到这匹拖车的马儿，如果不是它，你们可要受几天的风浪，也到不了琼州哩！”

朱文奎惊道：“什么马能够在海里面走动？”

佩兰笑骂道：“你真蠢！海中那里有马？”

佩芝故意呕他道：“药材店里有一味药叫海马！”

佩兰笑道：“连你也笨在里头，那种海马只有指头大小，能派什么用场？娘现在是把鲸鱼当做马用哩！”

朱文奎惊道：“鲸鱼怎能挽舟？别把船拖沉了！”

符夫人笑道：“要是不能挽舟，我也不找它来了”这种鲸鱼不是你们遇上那种，这种叫做白鲸，凶猛异常，可是驯熟之后，不但可以挽舟，而且还可以供人骑乘，这里到琼州有七百多里的水程，它只要两个时辰就到了！”吩咐各人坐好，对文奎道：“你是想骑鲸呢？还是想坐船呢？”文奎不禁大愕。佩兰惊叫一声“娘！”盈盈欲泪道：“你怎么叫他骑鲸哪？”

符夫人一愕，又哑然失笑道：“偏是你这小妮子多忌讳！我倒没想到这些。”

文奎这时反而恢复正常道：“兰妹！骑骑鲸倒也不要紧，昔人骑鹤上扬州，难道我就不能骑鲸上琼州？”话虽然是这样说，但符佩兰心里仍然是怏怏不乐。

符夫人笑道：“你们既然怕骑，就等我来……”符佩兰恐怕文奎会骑上去，急忙抢在前头，一溜烟似的登上了鲸背。符夫人嘴里嘟囔一句：“好像怕别人抢了她的哩！”便不犹豫，立刻解开两边长绳，交一根给佩芝拿了，说明了控制的方法，叮嘱各人坐好，带着佩芝走往前面，分立在白鲸的两旁。

符夫人一走，坐在船上各人就觉得船身一震，船首向浪中分，知是已经前进，回头一望永乐岛，已经没到水线下。每次白鲸往左偏移的时候，符夫人就往右一移；当鲸朝右偏移的时候，符夫人打一个手势，符佩芝就朝左一跳，保持鲸首的正确

方向。符佩兰穿着白色的衣裙，在鲸首临风飘飘，把朱文奎看得心里摇动。

午末的时分，小艇到达一个离岸不远的荒岛，符夫人先把白鲸拴在荒岛的岩石上，然后划着小艇进入一个弯弯曲曲的河道，约莫有十多里，忽然眼前开阔，四面陡峭的高山竟环抱着一块十多二十里的湖面。朱文奎不由得赞一声：“好隐秘的地方！”

符夫人笑道：“这个地方土名叫做榆林港，水深得很，上面有一个小墟叫做榆林市，其实都是叫错了的……”

佩兰道：“为什么会叫错？”

符夫人道：“本来这个地方应该叫做椰林港，因为山上多的是椰子树，但是唐朝的李德裕被贬居此地，却不懂得‘椰’字，却把它改成了‘榆’字，以致一直错了下来！”

朱文奎道：“他自己不懂为什么不问别人？”

符夫人正色道：“这就因为他自己以为是天朝人物，不屑向夷蛮请教的原故。否则苏东坡为什么也要贬到琼州来？”朱文奎更是诧异道：“苏东坡不是因为和当时宰相王安石闹翻了，才致被贬的吗？”

符夫人正色道：“你知道的只能算一半……？”

朱文奎脸色不由得一红，符佩兰娇嗔道：“娘总是爱一开口就批评人家！”

符夫人笑道：“小妮子又要护婿了！”佩兰更加不依，拉着夫人的手又抖又扯。符夫人轻斥一句“疯了？”符佩兰也放下双桨，跑上帮着扯，那船没人控制立刻就是一横一侧，竟被海水漫入船里。

朱文奎忙道：“两位妹妹放手吧，船翻了，穿着湿衣怎能上

岸？”这句话果然收效，二女忙松开夫人的衣袖，各自划起船来，符夫人神秘的望她两人一眼，但却没有再作声，心底却透着微笑。

韦道全见符夫人说苏东坡，说了一半就不说了，好生难忍，笑笑道：“老夫人……”忽然又觉得符夫人看来不过是三十来岁，称为“老夫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急得把脸也涨红了，竟说不下去。还是符夫人笑道：“你要问什么尽管问就是了！”韦道全才嚅嚅道：“还没有把苏东坡的事说完呢！能否说给晚辈听听？也长点见识！”

符夫人“哦”了一声，才道：“苏东坡被贬来琼州，外人都只知道他不满王安石的变法，却不知道他自负才华，看不起王安石，后来被王安石把他考倒了，才贬他来琼州学学见识哩！”见各人都静静地听着，又接着道：“原来王荆公做有一首夏日诗，里面有‘黄犬卧花心’一句，被苏东坡见了嘲笑道：‘花心能有多大，黄犬那能够卧得进去？’于是就把那个‘心’字改成了‘琼’字，自以为是很通很美，却不道传进王安石的耳中，王安石就冷笑道：‘苏轼既然不懂，那么就叫他往琼州去住几年吧！’果然就把苏轼贬到琼州。”

“后来呢？”朱文奎插嘴道：“后来苏东坡懂了没有？”

符夫人道：“苏东坡来到琼州的头几年，还是不懂，有一年的夏天，他和当地的几个老人在院里喝酒，却看到墙角一株灌木开着黄色的花，问起来才知道是黄狗花，因为花心确实像一匹小黄狗伏卧着，苏东坡这才大惊，叹一句道：“如果我早十年来琼州游历，倒不至于现在来受苦了？”这个故事就启示我们——未能够把事物完全了解之前，不要妄自批评，尤其武林人物中，胸怀狭窄的居多，一不小心就要树立强敌，奎儿此次回

中原去，一切要小心为好！”这一席话，说得众人个个点头称是，朱文奎更是汗流浹背，毛骨悚然，倔强的豪气尽失。

不久，船靠了岸边，符佩芝放下桨笑道：“娘，我们一直上墟，还是往谢叔叔那边去？”

符夫人略一沉吟道：“往墟上去吧，谢叔叔那边离这里还有几十里，白天里又不便施展轻功，下次再打算吧！”

一行七人进入榆林市，找到一家比较清静的饭馆坐下，当下就有店伙上来招呼，符夫人点了几个时菜和一瓮黑糯米酒，正待要喝，店外忽然有一个头戴斗笠的人进来，手上拿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一端绕系一团绳子，此人一现身，就哈哈一笑道：“你们可要请我？”朱文奎忙和二女起立相迎，韦道全三人见文奎已经起立，也慌忙站起来。

符夫人却笑笑道：“你这个樵子从哪里跑出来？居然鼻子长，闻到了酒香！”

那人笑道：“二嫂还会打趣呢，你们的船一进港，就给我看到了，如果不是为了救你那匹马儿，早就来这里等着了你！”

符夫人忙道：“且别急着说，待我给你引见几个稀客！”随着把韦、刘、邵三人向黎母山樵介绍，一同坐下，又问道：“谁敢伤我的白鲸？却要你来解救？”

黎母山樵笑道：“我远远就见到你们用鲸鱼拖舟，本来想上去打招呼，却见东锣那边躲藏有一条人影，我立刻改变了一个念头，想看到底那人做些什么？所以也就偷偷地上去，躲在他的后面一堆乱石里，你们走远之后，他就上去解那条拴鲸的绳子……”

“呀！”符夫人叫了一声，问道：“他想偷？”

黎母山樵笑道：“有我在，岂能让他偷窃得手？今天和他打

一场不大不小的架哩！”

符夫人惊道：“谁能够和你打架？”

黎母山樵笑道：“你猜那人是谁？”他见符夫人摇摇头，又接着说：“那人却是五毒阴魂掌葛清的师父——赤天鹅董笔湖……”

符佩兰“哼！”了一声道：“原来是他，谢师叔可曾把他打死？”

黎母山樵诧道：“为什么要打死他？我和他对了一百招，借以松松筋骨，然后把他赶走了！”

符佩芝也“哼！”了声道：“要是遇上我，才不肯饶他哩！”

黎母山樵更诧道：“这又奇了，你们两个为什么那么恨他？是吃过他的亏不成？”

符佩芝柳眉一竖道：“谁叫他那徒弟把鹏哥打伤了！”

黎母山樵要问起情由，符佩兰和符佩芝都脸红红地不肯说，还是由符夫人把朱文奎夜袭柳州，被葛清打伤，幸得佩兰姊妹解救回岛一节说了。黎母山樵呵呵笑道：“照这样说，你们三人都要谢谢他这个大媒才对呀！”笑得朱文奎和佩兰姊妹都低下头去。

黎母山樵问起各人离岛的目的，符夫人也照实对他说了，黎母山樵眉头一皱道：“本来以中原那批狗头来说，也还不是你令婿的对手，要是遇上几个董笔湖这类人物，可是难说了。不过，担心无用，小心为上，天下就都可以去了。”符夫人忙对朱文奎道：“拜领五叔小心为上这句话！”

因为赤天鹅忽然在琼州出现，各人都觉得有点不平凡，二女更想亲自护送文奎到了雷州，黎母山樵却认为：人多反而易于使别人发觉，我明敌暗，更要吃亏，不如隐秘行踪来得安全

些，佩兰和佩芝只好作罢了。用过午膳，将要分手的时候，黎母山樵见二女和朱文奎恋恋不舍，话似乎总说不完全似的，不由得好笑，向朱文奎招招手道：“你且和你的同伴到我家来宿一宵，明天我给你一点东西带在身上，让她们也能安心些！”

朱文奎还不知道黎母山樵要给他什么东西，可是二女已过来谢道：“五叔！你那菱角可也要送他几个呀！”

黎母山樵笑道：“你们放心，包还给你一个好夫婿就是了，走吧！我们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哩！”符夫人叮嘱文奎几句之后，带着二女划船回去。

朱文奎和韦道全二人随着黎母山樵走到僻处，立刻都施展陆地飞行的轻功，约有个把时辰，到达黎母山樵的居处。这是四间茅屋组成的两进屋子，当中是一个天井，屋外疏篱上蔓延着牵牛花藤，倒也清幽别致。几人坐好之后，黎母山樵却往后面去了，当下就有两个童子出来献茶，朱文奎一看这两名童子，不过是十三四岁，生得眉清目秀，除了走路的时候，觉得他们步履轻松之外，似乎还不曾练过什么武功，也略为欠身笑道：“两位师兄不必客气，茶在桌上我们自己会动手！”这两个童子望了朱文奎一眼，自己又互相看了一眼，微微一笑，却不回答。

朱文奎心里正觉得奇怪，黎母山樵已从后面朗笑出来道：“这两个是小徒丁谷和卜成，才入门不久，你也不必和他们客气，因为他俩都不懂得你的话，说了也是白说。”朱文奎不禁诧道：“五叔怎不教师兄说中原话？”

黎母山樵笑道：“教中原话？我正要他俩不懂话才好哩！不然，哪能够保守秘密？”提起手里的袋子对朱文奎笑道：“来来！我们往后面的树林里，练这些小玩意！”朱文奎四人跟着黎

母山樵走往后面树林里的旷地上，黎母山樵从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来各人一看，那东西用很薄的钢片制成的，形状恰象一个“木”字，朝前的一边锋锐异常，只有脚拇指大小，知道是一种很厉害的暗器，可是，不知道应该叫做什么？更不知道它的使用法。黎母山樵拿出这“木”字形的暗器，对各人道：“我这种叫做‘追风燕子镖’，专打练过气功和横练功夫的人物，一发了出去，对方不闪避犹可，如是闪避，那么它就会追随闪动时的气流，而袭到对方的身上，任你身法多快，也无法避开……”朝着文奎道：“我知道你练过‘束气成钢’的功夫，这镖伤不了你；而且还可以用‘展气成雷’的功夫，把它迫退回来；所以我现在要你试试，你只有用束气成钢的功夫，配合轻功的身法，看这枚追风镖如何追法，然后我再把发镖的手法教你。”

朱文奎一半是为了好奇，一半也确想学习这种特殊的暗器，当下笑道：“五叔手下可得留情，我学那束气成钢的功夫还浅得很哩！”

黎母山樵道：“不要紧，小心一点就行了！”朱文奎答声“好！”脚尖一点地面，身形如箭，射出十几丈，还没有站稳脚下，就听到后面一声“打！”立刻就听到非常细微的声音起自身后，知是追风燕子镖已经打到，虽然明知这镖伤不了自己；但是对于镖的来势迅速，也暗自心惊，急忙往斜里一跳，身形又移开三四丈，以为总可以避开了，不料身形甫定，“嗤！”一声响处，身后又起了劲风。

朱文奎回头一看，原来四枚追风燕子镖又作弧形的转弯跟了过来，被他身上的真气一挡，“喇！喇——”几声落在地上。这时，朱文奎已面对黎母山樵站着，黎母山樵笑道：“你这回只要往左右闪避，看看这镖的追踪！”喝声“打！”只见黎母山樵衣